



## 走出清华园

▶ 李山

1986年，清华开始实行免试保送研究生的制度。凭着连续几年的优异成绩，我有幸成为清华第一批免试研究生。正高兴着，又得知了另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邹至庄项目。

邹至庄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计量经济学大师，是唯一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名师辈出，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但该经济系唯一一个以教授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就是邹至庄中心。20世纪80年代，他说服中国政府选拔学生去欧美学习经济学，培养市场经济高级人才。于是国家教委设立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即邹至庄项目，于1985年派出约30名学生留学美国和加拿大，其中包括经O班学生李稻葵。

当时经管学院推选了经1班的我和方星海，以及胡祖六等四名研究生去与全国其他一流高校的尖子生们竞试。得知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很纠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参加留学选拔，我就必须放弃保研。如果不能通过竞争极为激烈的留学考试，两边的机会都会失去。

一边是免试保研的康庄大道，一边是前途未知的挑战。我并不怕考试，而是担心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是否正确。我当时是清华经管学院首任团委书记，好些老师和同学都劝我留在清华读研，他们相信像我这样又红又专的学生在国

内会有很好的前途。但是，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开始几年，经济学教育也刚起步。为了学习现代经济学知识，实地考察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经验，从而为自己未来投身改革开放大业做好充分准备，我最终决定放弃保研，参加邹至庄项目考试。

记得那场选拔考试考了两天，第一天考西方经济学，第二天考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数理统计。我没学过西方经济学，第一天考完，我就知道自己考砸了，肯定不及格。这意味着我第二天必须超常发挥，才有一丝被选上的希望。

我索性彻底放开了，不再复习准备考试，跑到学生舞会上跳了一夜的舞。第二天提笔又进了考场。结果我考了九十几分，清华考生第一。就这样，先抑后扬，我的总分通过了出国留学选拔线。

专业考试关过了，出国还有GRE这个拦路虎。我以前从未听说过GRE，打开往年的考卷一看，语言部分几乎不认识一个单词。只有一周备考时间，怎么办？！GRE都是选择题，我相信正确答案的分布符合某种统计规律，于是找来了能搜集到的所有GRE考试的答案进行分析，发觉往年选项C正确率最低。我相信不同选项的正确率都会均值回归，于是，考试时把语言部分的答案全部选C，居然取得了相对不错的成绩。由于我数

### ■ 作者简介

李山，清华经管学院1981级校友，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瑞士信贷集团董事、丝路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任清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理事长、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斯隆管理学院顾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

学部分满分，逻辑部分高分，三部分总分终于达到了外国大学的GRE录取线。

邹至庄教授为我们所有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写了推荐信，我被推荐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德克萨斯州的南卫理公会大学。很凑巧，戴维斯经济系教授沈宗沅(T.Y. Shen)来清华讲学，学院安排我去拜访他，并请他帮助我申请戴维斯经济系的助学金，他欣然答应。后来我得到了戴维斯的录取通知书，但却未能获得助学金。于是我又向在德州大学做访问学者的郝中军老师求助。郝老师愿意解囊相助，但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为我提供担保，就给沈教授写信说由他提供资金，但请沈教授出面担保。在两位清华学长的共同帮助下，我终于有了美国领事馆认可的资金担保证明，成功申请到去戴维斯读书的美国签证。在今后几十年人生道路的很多重要关口，我都得到了清华学长的无私帮助。

出国留学首先要置装。国家考虑到我们这些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太差，没钱买体面的衣服，于是给每人发放800块钱的置装费。这对我来说是笔巨款，舍不得花。于是只用70块钱给自己买了平生第一件西服，用剩下的钱给母亲买了台洗衣机，好让她不必再一把年纪还要辛苦地用手洗衣服。

有了体面的衣服，但我没钱

买去美国的飞机票。因为是公派出国，国家教委出钱为我买了由北京飞旧金山的中国民航经济舱机票。下了飞机也没钱，清华大学借了150美元给我。若干年后，我学成归国，主动到清华还钱，学校却慷慨免除了这笔债务。

转眼到了毕业典礼。1986年7月，经管学院给我们这批毕业生举办饯行宴会。我记得很清楚，宴会在清华主楼后厅举行。朱镕基院长等学院老师也都出席了。

我随身带着毕业留言册，上面写满同学们给我的寄语，什么“年少得志当拿云，百珍千争图大业”，还有“谁道蜀中无大将，君乃中华真男儿”等等，充满了那个理想年代的味道。和我一同考取邹至庄项目的胡祖六，在我留言册上写道：“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以遇见你这样高尚的朋友而深感荣幸！”刚从奥地利维也纳做高级访问学者回校的赵纯均副院长知道我将出国留学，题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院党委书记邵斌老师提笔勉励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晚宴上，我拿着留言册，走到朱镕基院长身边，告诉他我获选公派出国留学，请他给我写几句赠言。朱院长问我：“你去哪一所加州大学？是XXX当校长的那所吗？”

“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我回答。



1986年8月李山与未来的太太王华蓉共游三峡

“你学成一定要回来！”朱院长叮嘱我。他又说，中国现在真的非常需要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

面对院长的殷殷叮嘱，我立马表态：“学成一定回来！”

我又进一步请教，应该学哪些经济学知识？朱院长回答我说：“什么都要学，不光学美国，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要博采众长。”

随后，他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题下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停笔，他又面带微笑地对我说：“我这八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终生努力，你一定要回来！”

带着院长和经管学院师生们的嘱托，我走出清华园。

马上要远赴异国，我带着女友回到我的故乡威远，向亲爱的外祖母、父母、妹妹告别，依依不舍。

很快国家要在三峡处横断长



## 教育要善于“容错”， 容的到底是什么？

► 杨斌

近几年“容错”常在人才培养的语境下被谈起，要鼓励学生创新，促进学生成长，教育者就要善于容错。人们讨论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的时候，也爱强调容错——真要促进原始创新，或是取得颠覆性成果，敢于容错必不可少。

容错的必要与重要，大家都深有体会。比如学技能，从不会到会，其间放手让学习者去尝试探索，是必需的过程。这当中犯的错，教师一定

### ■ 作者简介

杨斌，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兼任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经管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著有《企业猝死》《战略节奏》（合著）、《在明明德》（合著），译有《要领》《教导》等。

（接上页）

江，建设世界最大的水电站。我担心数年后回国时高峡变平湖，三峡风光不再，于是决定经三峡出国。我和女友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沿江而下，经三峡赴武汉。瞿塘峡是三峡的第一峡，又称夔门，风光秀丽，山势雄伟。乘船入夔门，只见两山对峙，滔滔浪花奔流而去。这让我想起“川人一出夔门便成龙”的古话，眼前仿佛出现邓小平、陈毅等蜀中先辈经这儿赴法国留学的身影，激情澎湃。

船驶入巫峡，看着身边美丽聪慧的爱人，我想起那句著名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们俩都太穷，没有相机。很幸运遇到两位同船

的女大学生，用她们的相机为我们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回忆。

在武汉下船已是半夜。我和女友按照她家亲戚介绍的地址找住处，结果发现是一家按当时标准颇为豪华的星级酒店。门卫看我们一副穷学生相，不让我们进店，无奈只好找了一家极简陋的小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我用公共电话联系上了女友亲戚的朋友，他很惊讶我们未能入住他安排好的高级酒店，马上到我们住的小店，请我们去观看武汉风光。门口有一辆日本皇冠牌汽车等我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小轿车，颇有些新奇。主人陪我们游览了黄鹤楼、东湖之后，车驶入一片园林，园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园林

深处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高级住所。主人告诉我们这儿是东湖宾馆，是毛泽东主席生前44次下榻、观赏白云黄鹤的地方。在享用完美味的武昌鱼之后，我们被安排在毛主席住过的房间休息。室内有空调，使我们不必忍受有中国三大火炉之称的武汉的夏日炎热。

这段神奇的经历似乎是对我出国求学的鼓励。我想起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前写下的诗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暗下决心，在国外一定努力学习，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学知识，为日后回国服务打牢基础。

几天后，女友和胡祖六送我到北京机场登机，飞越太平洋，开始我的走向世界之旅。📍